



吴相湘文集

吴相湘
著

晚清宫廷实纪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吳相湘文集

晚清宮廷實紀

吳相湘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宫廷实纪 / 吴相湘著. —2 版.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00-9724-2

I. ①晚… II. ①吴… III. ①宫廷—史料—中国—清后期 IV. ① 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733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正中书局授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郭银星

封面设计 程 然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969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2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9724-2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劳 序

劳 幹

清末的政治兴衰，无疑的，慈禧是一个主要人物。而这一个人物的成功和失败，又由当时的一般环境，决定了主要的趋向。

就清代宫廷一般的情况来说，是家法森严。清朝这一个皇室，是胡人的皇室，但当他们接收了汉化之后，却比汉人的世家大族，对于家法执行得更为彻底，因此要他们做一个和家法相反的改革，就非常难于办到。再就清代一般思想界来说，自雍正帝因政争关系而排斥天主教士之后，和西方教士有关系的西学，早已中断；再加上乾隆帝又是一个成见很深的人，他要保持满洲固有骑射之俗，不使汉化，他也要保持汉人的学问、艺术和宗教，不使西化。他对于要求通商的外国人，也采取严加拒绝的主张。因此满汉之见加深了，而西方的文化，更难于被中国人所了解。

道光咸丰两朝，虽然对外失败，但一般人对于外国的了解，仍然非常模糊。当时固然有注意到西方文化的人，但这种注意也只注意到表面，譬如当时奏牍对于英人都用唎夷字样，恭亲王奕訢已经算比较明白的人，他在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对于英法如约退军时的惊异，便显着当时对于外国人的估计，处处都失之太低。因此也就无怪一般满洲贵妇和宫廷中宦官的一无所知了。慈禧无论如何英明，但在这一个时期，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官及满洲贵妇的包围，其不能向新的发展方向，自在意中。而况清末的改革运动，还牵涉到许多满人的职业问题，左右

亲故，岂有不力争的？

傅孟真先生曾说过：“同治帝的师傅为主张宋学的人，其结果使他的生活成为放诞；光绪帝的师傅是主张汉学的人，其结果使他的态度变成了好奇。”试看同治帝是主持中兴的人，但他的病死（不论是哪一种病）和他的生活态度，影响到他健康，关系甚大；光绪帝的好奇，康有为的主张正合他的口味，因此百日维新不免有进锐退速之感。这里并非说宋学和放诞有何直接的关系。不过理气性命之学，是从人生经验中得来，在一个生于深宫的人，所需要的是更近人情味的温暖，但清代一般宋学家对人过于严肃，尤其对于君主，更为严肃，因此便因严肃的反动而成为放诞。至于清末的汉学，正是从乾嘉式的考据而演为一方面主张经世，一方面推崇改制之时，光绪帝正是一个精神上感觉苦闷的人，更欣赏富于刺激性的学问。这就自然对于李鸿章、张之洞式的洋务还感觉不满足，只有康有为式才合适！

慈禧太后的家庭、环境、左右，决定了政治的趋向，已经不是功罪问题。到了拳匪之乱以后，才特别注意西方文明之输入，这虽然是表面的，也还可贵，但这时客观环境，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质文化，所能满足士大夫的希望了。所以清代的失败，由于种种复杂因素而来，满汉的歧见，家法的限制，过去光荣的追想，数千年成见的固执，由盛而衰的政治组织，再加上若干偶然与必然的人事关系，使得物质建设终未成功，而民治推动亦未成功。

吴相湘先生治清史多年，并且在故宫文献馆的档案中曾经长期搜集材料，其所述多为前人所未发。现在付印，是一个近代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我知道读者一定会十分欣赏的。

前 言

多少年来，我看到许多朋友——不论是大中学生或是社会一般人士——都迫切地需要阅读中国近代史，但每一读到百年来国耻重重的史实，都不免垂头丧气，兴趣索然，而不愿再读下去了——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因此，“如何增加国人对近代史阅读的兴趣”的问题，就时刻存在于我心中。

一般人对于满清宫廷故事轶闻的特殊兴趣，使我意会到如果适应读者的这种心理，以正确的宫廷史料再参合百年来重要史实，必有助于读者对近代史的研读兴趣；因此我就开始在故宫博物院搜集各种资料，并于民国三十二年写成“咸丰辛酉政变纪要”，送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请求审查这种中国近代史趣味化写作的尝试是否可用。嗣蒙教育部认为在学术上具有参考价值，并发给奖助金，因此始敢于继续撰述。但为著求真，材料的搜集是极费周章的：故宫的重要档案多存放南京，但有些秘件又是在宫中陆续发现的，为了互相参证，曾使我多次奔走于南京北平间。例如本书第二篇中即有三数文件，是民国三十七年冬徐蚌会战紧张中，才在故宫南京分院发现检抄取得。资料是如此的难得，因此书中多转录其全文，希望读者不要轻轻放过。

吴相湘

自序

海通以来，四百有余载矣，而中外事变之相乘，则在近百年也。此百年间：清代阅岁七十，而权在那拉后（慈禧）者四十八年，则那拉之事关系近世之巨可知矣。观其得政治于载垣、端华、肃顺之诛，咸丰、同治间那拉与三臣有不两立之势，故此兴败之迹，为治近代史事者所必究心者也。

自来言中国近代史或慈禧事者，每多强调光绪戊戌政变之重要性，而不能详述咸丰辛酉政变本末，甚至世人于“辛酉政变”一辞亦多不了了，然一究其极，则辛酉之事，实为中国近代史一大关键！质言之：若无辛酉之变，则根本将无戊戌之事也。相湘既立意于清季变故有所纂编，因首著辛酉之事，以追源溯始也。

慈禧临朝既久，高下在心，用事诸臣率以惟阿承指固位，其能犯颜力谏，宗宰兼司，三黜而不改者，则恭亲王奕訢也。故恭王之进退，内而用人行政，外而邻邦之视听进止，皆极有影响，此所以论那拉事，必加意于恭王之见用否也。今特列专篇，世之览者，可了然于满清中兴而旋覆亡之故矣。

曾、胡、左、彭，勋高柱石，世称同治中兴名臣，然亦有谓湘军非勤王之师者，是非真相，究竟如何，要为论清季变故者所必探究，今就当时环境人事以说明国藩辈与满清宫廷之微妙关系，庶几可知其忧谗畏讥之苦心与伤心人怀抱之别有所在也。

同治幼帝，短命早死，裨官野史，传说纷纭，其宫墙高仞，关防严密，官书又深讳之，遂益使真相迷离，兹以大胆之假设，作小心之求证：勾稽档案，参考私籍，藉蛛丝马迹之指引，探原

委曲折之根源，要亦谈宫闱秘史者所乐闻也。

上揭四端，盖为本辑重点之所在，然全书仍未忘以当时内政外交之大事作经纬；至着意于帝后日常起居之记述者：以禁城生活情形，素为中外人士所关切，而行世诸书类多想像不经之谈，今兹引证故宫秘档以表露真相，若读者因此种趣味之诱导，而进一步以研求近百年来之史事，并虚心接受历史教训，则固区区所馨香祷祝者也。

至于本书取材，大都源于故宫档案，旁及可靠私籍，书中原曾一一注明出处，藉示所本，嗣因多占篇幅，不得已，大部删除，另于篇尾列引用及参考书目，书末附史料考异，藉明谨于求真之功，非率尔操觚也。抑故宫档册，分置北平南京二处，并未完全公开，抗战以还，避寇西运，又近十年，相湘留心搜求抄辑，先后近二十年，今幸得汇为一书，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诸君子协助指导之力良多，应特致谢意。至书中所录故宫若干谕折，类多移录全文，盖此种原仅为二三人寓目之极机密秘件（如慈禧朱谕、醇王密折等），今兹发见原文，不仅可以说明当时真相，更足资史家引证，特分别注明，同好诸君幸垂察焉。

本辑之成，蒙英千里、罗志希、蒋慰堂、姚从吾诸先生校阅指正，劳贞一先生赐序，谨此致谢。

又本辑第一篇“咸丰辛酉政变纪要”于民国三十二年春完成后曾寄呈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嗣奉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第二九八〇七号笺函谓：经过审查，认为在学术上具有参考价值，特给奖励金三千元云云，相湘得此鼓励，因益信趣味化中国近代史之撰述，实有可能。十年以来，南北奔走，努力搜求资料，整理纂述，本书盖其第一篇也，拾遗补正，敬以侍教于邦人君子。

吴相湘

目录

劳 序

前 言

自 序

第一篇	咸丰辛酉政变纪要	1
	(一)咸丰朝之内政外交与肃顺之用事	1
	(二)英法联军逼京师及咸丰帝之北狩	19
	(三)在热河之咸丰帝及其崩	34
	(四)顾命八臣之辅政与太后垂帘议	44
	(五)同銮京师之前后	50
	(六)载垣、端华、肃顺及其同党之被诛罚	54
	(七)太后之垂帘听政与同治改元	64
第二篇	身系安危的恭亲王	74
	(一)异常之恩赏	74
	(二)个性与言行	76
	(三)蔡寿祺之疏劾	77
	(四)太后的主意	80
	(五)亲藩的意见	82
	(六)廷臣的公论	84
	(七)别字连篇之手诏	86

(八)恭王重入枢廷	87
(九)外国的影响	89
(十)主张肄习西学	90
(十一)守旧派的反对	92
(十二)醇王手缮密折	95
(十三)三千年一大变局	97
(十四)手足参商	99
(十五)外使讥评总理衙门	100
(十六)光绪初元恭王处境的艰难	101
(十七)革除一切差使	105
(十八)系铃又解铃	107
(十九)枢臣不兼总署之流弊	109
(二十)进退行臧的重大影响	113
(二十一)甲午战时重肩艰巨	114
(二十二)求全责备的苛论	116
(二十三)死难瞑目	118
(二十四)附录胜保之结局	118

第三篇 忧谗畏讥的曾国藩	121
(一)太平军的腐化	121
(二)湘淮军的声势	123
(三)苦战克金陵	124
(四)肃顺失败的影响	125
(五)湘军之裁遣	125
(六)有作用的求全责备	127
(七)满汉兴衰的契机	130
(八)国藩的志业	131

(九)保天下护名教	131
(十)国藩努力的目标	133
(十一)以进为退的策略	135
(十二)鲍超不了解曾胡苦心	137
(十三)霆营叛变的内幕	139
(十四)忧惧惶恐竟日忪忪	141
(十五)坚辞北征	142
(十六)朝廷的辞色	143
(十七)挺经的实例	144
(十八)内轻外重	146
(十九)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149
(二十)“两江总督太细啦”	150
(二十一)播布近代化的种子	151
(二十二)天津教案	152
(二十三)精神永在	154
 第四篇 圆明园与同治帝	155
(一)同治亲政前的日常功课	156
(二)幼主与小太监	158
(三)清代诸帝与燕北园苑	161
(四)英人焚劫圆明园	162
(五)宫廷奢靡之渐	163
(六)朱谕重修圆明园	164
(七)慈禧亲绘御园图样	166
(八)再三临视园工	168
(九)亲王师傅之忠谏	170
(十)宫廷门禁松弛之流弊	172

(十一) 请求停工与扩大工程	174
(十二) 采办木料召致外侮	175
(十三) 恭王请及时定志折	176
(十四) “此位让尔何如”	178
(十五) 三海工程与帝之崩	180
(十六) 载湉承统之经过	184
(十七) 一不做二不休	186
史料考异 王湘绮录祺祥故事正误	189
(一) 恭王行程的错误	191
(二) 董元醇误作高延祐	194
(三) 不明御膳规例	197
(四) 谁兴同道章	198
(五) 慈禧与杯盘	200
(六) 蔡寿祺言行	201
檀青引(附蒋檀青传)	205
引用及参考书目	209
附 慈禧太后传五篇	211
生于忧患	213
奕訢与肃顺	227
城下之盟	243
辛酉政变	258
垂帘听政	275

咸丰辛酉政变纪要

（一）咸丰朝之内政外交与肃顺之用事

有清自建州入主中夏，代有英君，至乾隆朝文治武功号称极盛，末年盛极而衰，酿成嘉庆时会党之乱：大乱川楚，小乱直东，连续不已。仁宗既崩，宣宗即位，政治宽弛，固已无前代文网之密，大小官吏遂因此日趋因循苟且；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历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宁条约订定后，外人势力进入我国，朝廷既受战败之耻，深觉无颜对祖先，复以应付维艰，诸事棘手，更有难善其后之感。而人民则更觉政治之不纲，官吏之无能，致遭此大国耻，浸假而太平军革命之宣传弥漫西南矣。公历一八五〇年宣宗崩，其所遗诸嗣皇之国家，又较其所受之祖先者更扰乱不宁，清之国运，至咸丰时盖危甚矣。

文宗即位，改元咸丰（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崩，咸丰即位，翌年改元）。首须应付者即“夷务”也。夷者鄙视外人之称。外人之来，以国与国为交际，在闭关自守已久之中国人视之，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举国惊诧；然国人之知识依旧，故应付外人方法，仍盲目沿用古昔所谓御夷之成法，而不知

推求彼我之利害及西人东来之真意；致举措常多错误。当咸丰即位之年，广东正因“夷人入城”之要求，既不能拒，又不能允；引起纠纷，急须妥为处理！

先是：当鸦片战争起始之时，清廷中对“夷务”主张即有两派：一则主强硬论者，钦差大臣林则徐其代表也。一则主用“抚夷”政策者，则大学士穆彰阿及大臣琦善等是。其初林派得势，及至战局扩大，不可收拾，遂黜林而用琦善、耆英以当应付“夷人”之任。耆之政策，即顺夷情以免战祸，遂至有允许英人入广州城之事，清议哗然；帝为之动，又以徐广缙往代。徐固主强硬论者，莅任后即利用民团不准英人入城，竟膺子爵之赏，故徐之去粤，吾人不能以普通官员迁调视之，直可谓为道光帝对外政策之再改变也！

咸丰即位之年，广东“夷情嚣张”。廷臣中因见徐广缙强硬政策之使“夷人慑服”，故更请复用林则徐。如道光三十年五月初三日兵科给事中曹履泰奏云：“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人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病，使此日英人顽梗不化。应请旨飭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候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病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人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所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同时大学士潘世恩等又为林保奏，帝因即颁上谕令其“迅速北上听候简用”。帝之见解，盖为彻底实施道光晚年强硬之政策也。

林则徐前此之被黜，世人皆谓系大学士穆彰阿之有意嫉贤，今咸丰帝既纳众议而决心复用则徐，则黜穆彰阿等乃为自然之结果。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即五月初三日下颁起用林则徐上谕后之五月，帝朱谕在廷诸王大臣曰：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

天下因循废坠，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宣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则必立真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自本年正月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船至天津，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涂炭，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往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深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赖我皇考洞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予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惟均。若不立中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负皇考付托之重欤？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著从宽革职，永不叙用。耆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势，亦著从宽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见者，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办。此事朕熟思审度，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内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巧取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凡

有益于国计民生诸大端者，直陈勿隐，毋得仍顾师生之谊，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共尔位。朕实有厚望焉！

咸丰帝此举，虽云为改变对外政策之张本，但其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略之意，亦可于此谕中见之。盖帝当时实有意于外交内政之整肃，双管齐下大加振作也！但不二月，即咸丰元年正月，洪秀全已在广西大黄江自号太平王，分兵进占附近各州县；是年闰八月占领永安州城，即在彼处建立太平天国，自号天王，并分封其部下各有差。声势燎原，西南半壁均受其震动。帝筹划进兵事宜之不暇，遂未能再专注于外交及庶政之整肃矣！

自穆彰阿被黜后，寿阳祁寯藻即拜首揆之命，以体仁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领枢务。惟其为人迂腐，有学而无远识；才干亦殊平平，实不足以当此大任，肆应非常之时局，故当太平军大盛时，赞画庙谟，一无成绩可言；命将出师屡次失败，虽帝之责，但枢臣固难辞咎也。其后钦差大臣赛尚阿、讷尔经额先后军败，太平军所向无阻，遂北出湖湘，进兵武汉；寻又整肃舢舨，沿江东下，咸丰三年二月进占南京，大败清军，东南大局摇动。信息至京，举朝为之惊惶。幸军机大臣满人文庆颇有远识，因于御前进言，谓当重用汉臣：“彼辈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遂请破除满汉之见，不拘资格以用人，帝均从之。后曾国藩起乡勇以击太平军，虽其威力较甚于八旗京兵绿营，但有时仍不免失利，遂为寯藻所抵排。而文庆进言：“国藩负时望，能杀贼，终当建非常之功！”时时左右之，其见识实出寯藻之上。果也！咸丰四年曾国藩以自练湘军逐洪军出湖南，又进而收复湖北武汉黄石诸郡。捷报到京，咸丰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而祁寯藻竟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

色者久之。由是国藩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是寓藻盖以“利害之私挠乎中，爱憎之公变于外”。故薛福成谓其“堕坏国事于冥冥之中”也。咸丰六年文庆卒，幸有肃顺其人代兴，曾、左、胡等复得其维护而大用。肃顺固满人而敬礼汉人之心一如文庆也。

宗室肃顺字雨亭，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端华之同母弟也。道光中考封三等辅国将军，授散秩大臣，奉宸苑卿。咸丰帝即位，因其兄端华（袭郑王爵）曾受道光顾命故，得擢任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銓仪卫使。帝以其敢于任事，渐向用之。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寻迁工部侍郎，历礼部户部。七年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数年之间超擢至速，诚幸运也矣。然其所以得此者，盖亦有故：

先是：当帝御极后颁诏覃恩大封诸兄弟王爵，若恭亲王奕訢也，惇亲王奕詝也，醇郡王奕环也，并令在内廷行走。而其时若惠亲王绵愉（帝之叔辈），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等则系在道光时即已袭封久供内差者。诸王中以奕訢关系最密切，缘帝幼即失母，就养于奕訢生母，自小相处，如亲昆弟也（注），即位后即命奕訢入军机，特加恩宠。惟尝厌恭王生母时有所溺爱于王，故仅尊号为皇太妃；王心嫌甚，频以宜尊号皇太后为言，而帝不应，及后乃因此生嫌隙矣。咸丰五年太妃崩，帝虽勉强尊之为太后，但减杀其丧葬礼仪；出殡之次日，即命恭王退出军机，入上书房读书，自后遂视同他王矣。而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又乘机导帝娱情声色，帝心惑焉；遂与郑王、怡王日接近，郑王因乘时荐其弟肃顺。肃顺之才固远出二王之上，帝与稍稍论天下事，多能迎合意旨，于是为帝所喜，渐大用之，王闿运诗曰“二王不达政，顺乃颜敷腴”，是也！

咸丰八年，肃顺又调升礼部尚书，仍兼理藩院事，遂入值内廷得闻机务矣。其人才气开朗，勤于任事，论治则袭申韩法家之绪余以严为尚，盖欲承帝意以求起积弊于衰靡之世也！故帝极信